

內觀雜誌第 83 期

【本期重點】：(1) 阿含經專題研究：七車經比對、(2) 應當學和眾學法。

第 83 期內容：

(1)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七車經比對

1. 《中阿含經》第 9 經：七車經(大正藏 1、429 頁)
2. 《增一阿含經》卷三三第 10 經：七車經(大正藏 2、733 頁)
3. 《中部》第 24 經：傳車經。
4. Rathavinita Sutta -The Relay Chariots
5. 《瑜伽師地論·攝事分》對《七車經》的解說。

(2) 應當學和眾學法

1. 佛法的眾學法
2. 南傳《戒經》中的七十五眾學法
3. 《雜阿含經》中的「應當學」
4. 《雜阿含經》中「當如是學」舉例

阿含經專題研究教材：

《七車經》比對

說明：

此初列出南北傳《七車經》的相關經文四篇以作比對，經文文句的補正處以〔 〕標出。

1. 《中阿含經》第 9 經：七車經(大正藏 1、429 頁)
2. 《增一阿含經》卷三三第 10 經：七車經(大正藏 2、733 頁)
3. 《中部》第 24 經：傳車經。
4. Rathavinita Sutta -The Relay Chariots
5. 《瑜伽師地論·攝事分》對《七車經》的解說。

● 《中阿含經》第 9 經：七車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精舍，與大比丘眾共受夏坐。

尊者滿慈子亦於生地受夏坐。

是時，生地諸比丘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從生地出，向王舍城，展轉進前，至王舍城，住王舍城竹林精舍。

是時，生地諸比丘詣世尊所，稽首作禮，卻坐一面。

世尊問曰：諸比丘，從何所來？何處夏坐？

生地諸比丘白曰：世尊！從生地來，於生地夏坐。

世尊問曰：於彼生地諸比丘中，何等比丘為諸比丘所共稱譽，自少欲·知足，稱說少欲·知足，自閑居，稱說閑居，自精進，稱說精進，自正念：稱說正念：自一心，稱說一心，自智慧，稱說智慧，自漏盡，稱說漏盡，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稱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

生地諸比丘白曰：世尊！尊者滿慈子於彼生地，為諸比丘所共稱譽，自少欲·知足，稱說少欲·知足，自閑居，稱說閑居，自精進，稱說精進，自正念：稱說正念：自一心，稱說一心，自智慧，稱說智慧，自漏盡，稱說漏盡，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稱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

是時，尊者舍梨子在眾中坐。

尊者舍梨子作如是念：世尊如事問彼生地諸比丘輩，生地諸比丘極大稱譽賢者滿慈子，自少欲·知足，稱說少欲·知足，自閑居，稱說閑居，自精進，稱說精進，自正念：稱說正念：自一心，稱說一心，自智慧，稱說智慧，自漏盡，稱說漏盡，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稱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

尊者舍梨子復作是念：何時當得與賢者滿慈子共聚集會，問其少義？彼或能聽我之所問。

爾時，世尊於王舍城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從王舍城出，向舍衛國，展轉進前，至舍衛國，即住勝林給孤獨園。尊者舍梨子與生地諸比丘於王舍城共住少日，攝衣持鉢，向舍衛國，展轉進前，至舍衛國，共住勝林給孤獨園。

是時，尊者滿慈子於生地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從生地出，向舍衛國，展轉進前，至舍衛國，亦住勝林給孤獨園。尊者滿慈子詣世尊所，稽首作禮，於如來前敷尼師檀，結加趺坐。時，尊者舍梨子問餘比丘：諸賢，何者是賢者滿慈子耶？

諸比丘白尊者舍梨子：唯然，尊者在如來前坐，白晳隆鼻，如鸚鵡嘴，即其人也。

時，尊者舍梨子知滿慈子色貌已，則善記念。

尊者滿慈子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國而行乞食，食訖中後，還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至安陀林經行之處。

尊者舍梨子亦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國而行乞食，食訖中後，還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至安陀林經行之處。

時，尊者滿慈子到安陀林，於一樹下敷尼師檀，結加趺坐。

尊者舍梨子亦至安陀林，離滿慈子不遠，於一樹下敷尼師檀，結加趺坐。

尊者舍梨子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尊者滿慈子所，共相問訊，卻坐一面，則問尊者滿慈子曰：賢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

答曰：如是。

云何，賢者！以戒淨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

答曰：不也。

以心淨故·以見淨故·以疑蓋淨故·以道非道知見淨故·以道跡知見淨故·以道跡斷智淨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

答曰：不也。

又復問曰：我向問賢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則言如是。今問賢者以

戒淨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便言不也。以心淨故·以見淨故·以疑蓋淨故·以道非道知見淨故·以道跡知見淨故·以道跡斷智淨故，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便言不也。然以何義，從沙門瞿曇修梵行耶？

答曰：賢者！以無餘涅槃故。

又復問曰：云何賢者！以戒淨故，沙門瞿曇施設〔是〕無餘涅槃耶？

答曰：不也。

以心淨故·以見淨故·以疑蓋淨故·以道非道知見淨故·以道跡知見淨故·以道跡斷智淨故，沙門瞿曇施設〔是〕無餘涅槃耶？

答曰：不也。

又復問曰：我向問仁，云何賢者以戒淨故，沙門瞿曇施設無餘涅槃耶？

賢者言不。以心淨故·以見淨故·以疑蓋淨故·以道非道知見淨故·以道跡知見淨故·以道跡斷智淨故，沙門瞿曇施設〔是〕無餘涅槃耶？

賢者言不。賢者所說為是何義？云何得知？

答曰：賢者！若以戒淨故，世尊沙門瞿曇施設〔是〕無餘涅槃者，則以有餘稱說無餘。以心淨故·以見淨故·以疑蓋淨故·以道非道知見淨故·以道跡知見淨故·以道跡斷智淨故，世尊沙門瞿曇施設〔是〕無餘涅槃者，則以有餘稱說無餘。

〔比對〕：有餘指前面階段，無餘指最後階段。

賢者！若離此法，世尊施設〔是〕無餘涅槃者，則凡夫亦當般涅槃，以凡夫亦離此法故。

賢者！但以戒淨故，得心淨，以心淨故，得見淨，以見淨故，得疑蓋淨，以疑蓋淨故，得道非道知見淨，以道非道知見淨故，得道跡知見淨，以道跡知見淨故，得道跡斷智淨，以道跡斷智淨故，世尊沙門瞿曇施設〔獲得〕無餘涅槃也。

賢者！復聽，昔拘薩羅王波斯匿在舍衛國，於婆雞帝有事，彼作是念：以何方便，令一日行，從舍衛國至婆雞帝耶？復作是念：我今寧可從舍衛國至婆雞帝，於其中間布置七車。爾時，即從舍衛國至婆雞帝，於其中間布置七車，布七車已，從舍衛國出，至初車，乘初車，至第二車，捨初車，乘第一車，至第三車，捨第二車，乘第三車，至第四車，捨第三車，乘第四車，至第五車，捨第四車，乘第五車，至第六車，捨第五車，乘第六車，至第七車，乘第七車，於一日中至婆雞帝，彼於婆雞帝辦其事已，大臣圍繞，坐王正殿，群臣白曰：云何天王！以一日行從舍衛國至婆雞帝耶？王曰：如是。云何天王！乘第一車一日從舍衛國至婆雞帝耶？王曰：不也。乘第二車乘第三車至第七車，

從舍衛國至婆雞帝耶？

王曰：不也。云何賢者！拘薩羅王波斯匿群臣復問：當云何說？王答群臣：我在舍衛國，於婆雞帝有事，我作是念：以何方便，令一日行，從舍衛國至婆雞帝耶？

我復作是念：我今寧可從舍衛國至婆雞帝，於其中間布置七車，我時即從舍衛國至婆雞帝，於其中間布置七車，布七車已，從舍衛國出，至初車，乘初車，至第二車，捨初車，乘第二車，至第三車，捨第二車，乘第三車，至第四車，捨第三車，乘第四車，至第五車，捨第四車，乘第五車，至第六車，捨第五車，乘第六車，至第七車，乘第七車，於一日中至婆雞帝。如是，賢者！拘薩羅王波斯匿答對群臣所問如是。

如是，賢者！以戒淨故，得心淨，以心淨故，得見淨，以見淨故，得疑蓋淨，以疑蓋淨故，得道非道知見淨，以道非道知見淨故，得道跡知見淨，以道跡知見淨故，得道跡斷智淨，以道跡斷智淨故，世尊施設〔獲得〕無餘涅槃。

於是，尊者舍梨子問尊者滿慈子：賢者名何等？諸梵行人云何稱賢者耶？

尊者滿慈子答曰：賢者！我號滿也，我母名慈，故諸梵行人稱我為滿慈子。

尊者舍梨子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滿慈子！為如來弟子，所作智辯聰明決定，安隱無畏，成就調御，逮大辯才，得甘露幢，於甘露界自作證成就遊，以問賢者甚深義盡能報故。賢者滿慈子！諸梵行人為得大利，得值賢者滿慈子，隨時往見，隨時禮拜，我今亦得大利，隨時往見，隨時禮拜，諸梵行人應當縈衣頂上戴賢者滿慈子，為得大利，我今亦得大利，隨時往見，隨時禮拜。

尊者滿慈子問尊者舍梨子：賢者名何等？諸梵行人云何稱賢者耶？

尊者舍梨子答曰：賢者！我字優波鞞舍，我母名舍梨，故諸梵行人稱我為舍梨子。

尊者滿慈子歎曰：我今與世尊弟子共論而不知，第二尊共論而不知，法將共論而不知，轉法輪復轉弟子共論而不知，若我知尊者舍梨子者，不能答一句，況復爾所深論，善哉，善哉，尊者舍梨子！為如來弟子，所作智辯聰明決定，安隱無畏，成就調御，逮大辯才，得甘露幢，於甘露界自作證成就遊，以尊者甚深甚深問故。尊者舍梨子！諸梵行人為得大利，得值尊者舍梨子，隨時往見，隨時禮拜，我今亦得大利，

隨時往見，隨時禮拜，諸梵行人應當縈衣頂上戴尊者舍梨子，為得大利，我今亦得大利，隨時往見，隨時禮拜。
如是二賢更相稱說，更相讚善已，歡喜奉行，即從坐起，各還所止。

● 《增一阿含經》第 10 經：七車經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滿願子亦將五百比丘遊本生處。

爾時，世尊於羅閱城九十日夏坐已，漸漸在人間遊化，來至舍衛城中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眾多比丘各散在人間，亦來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問諸比丘：汝等為在何處夏坐？

諸比丘對曰：在本所生處而受夏坐。

世尊告曰：汝等所生之處比丘之中，能自行阿練若，復能稱譽阿練若，自行乞食，復教他人使行乞食，不失時宜，自著補納衣，復教他人使著補納衣，自修知足，亦復歎譽知足之行，自行少欲，亦復歎說少欲之行，自樂閑靜之處，復教他人使在閑靜之處，自守其行，復教他人使守其行，己身戒具清淨，復教他人使修其戒，己身三昧成就，復教他人使行三昧，己身智慧成就，復教他人使行智慧，己身解脫成就，復教他人使行解脫，己身解脫見慧成就，復教他人使行此法，身能教化不有厭足，說法無懈倦？

爾時，諸比丘白世尊言：比丘滿願子於此諸比丘中，堪任教化，己身修阿練若行，亦復歎譽阿練若行，己身著補納衣，少欲知足，精進勇猛，乞食，樂閑靜之處，戒·三昧·智慧·解脫·解脫見慧成就，復教他人使行此法，自能教化，說法無厭足。

爾時，世尊與諸比丘說微妙法。

是時，諸比丘聞佛說法已，小停左右，便從坐起，遶佛三匝，便退而去。

爾時，舍利弗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

爾時，舍利弗便作是念：今滿願子快得善利，所以然者，諸梵行比丘歎譽其德，然復世尊稱可其語，亦不逆之，我當何日與彼人得共相見，

與其談論。

是時，滿願子於本生處，教化周訖，漸漸人間教化，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漸與說法。

是時，滿願子聞說法已，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以尼師檀著右肩上，往詣晝闇園中爾時。

有一比丘，遙見滿願子以尼師檀著右肩上，至彼園中，見已，即往至舍利弗所，白舍利弗言：世尊常所歎滿願子方至如來所，從佛聞法，今詣園中，尊者宜知是時。

是時，舍利弗聞比丘語，即從坐起，以尼師檀著右肩上，往至彼園中。

是時，滿願子在一樹下結跏趺坐。

舍利弗亦復在一樹下端坐思惟。

是時，舍利弗便從坐起，往至滿願子所，到已，共相問訊，在一面坐。

爾時，舍利弗問滿願子曰：云何，滿願子！為由世尊得修梵行為弟子乎？

滿願子報曰：如是，如是。

時，舍利弗復問曰：復因世尊得修清淨戒乎？

滿願子言：非也。

舍利弗言：為由心清淨於如來所，而修梵行乎？

滿願子報曰：非也。

舍利弗言：為見清淨於如來所，得修梵行乎？

滿願子報曰：非也。

舍利弗言：云何為無猶豫，得修梵行乎？

滿願子報曰：非也。

舍利弗曰：為由行跡清淨，得修梵行乎？

滿願子報曰：非也。

舍利弗言：云何於道之中，智修清淨，得修梵行乎？

滿願子報曰：非也。

舍利弗言：云何知見清淨，得修梵行乎？

滿願子報曰：非也。

舍利弗言：我今所問，於如來所，得修梵行乎？汝復報吾言：如是，吾復問，智慧·心清淨，道知見清淨，得修梵行耶？汝復言：非也，汝今云何於如來所，得修梵行耶？

滿願子報曰：戒清淨義者，能使心清淨，心清淨義者，能使見清淨，

見清淨義者，能使無猶豫清淨，無猶豫清淨義者，能使行跡清淨，行跡清淨義者，能使道清淨，道清淨義者，能使知見清淨，知見清淨義者，**能使人涅槃義**，是謂於如來所得修梵行。

舍利弗言：汝今所說義何所趣向？

滿願子言：我今當引譬喻解此義，智者以譬喻解此義，智者自寤，猶如今日波斯匿王，從舍衛城至婆祇國，兩國中間布七乘車。

是時，波斯匿王出城先乘一車，至第二車，即乘第二車，復捨第一車，小復前行，乘第三車而捨第二車，小復前行，乘第四車而捨第三車，小復前行，乘第五車而捨第四車，又復前行，乘第六車而捨第五車，又復前行，乘第七車而捨第六車，入婆祇國。

是時，波斯匿王以至宮中，設有人問，大王今日為乘何等車來至此宮，彼王欲何報？

舍利弗報言：設當有人問者，當如是報曰：吾出舍衛城，先乘第一車至第二車，復捨第二車乘第三車，復捨第三車乘第四車，復捨第四車乘第五車，復捨第五車乘第六車，復捨第六車乘第七車，至婆祇國，所以然者，皆由前車至第二車，展轉相因，得至彼國，設有人問者，應當作是報之。

滿願子報曰：戒清淨義，亦復如是，由心清淨，得見清淨，由見清淨，得至除猶豫清淨，由無猶豫義，得至行跡清淨，由行跡清淨義，得至道清淨，由道清淨義，得至知見清淨，由知見清淨義，得至涅槃義，於如來所得修梵行。

所以然者，戒清淨義者，是受人之貌，然如來說使除受人，心清淨義亦是受人之貌，然如來說除受人，乃至知見之義亦是受人，如來說除受人，乃至涅槃，〔於〕如來所得修梵行。

〔比對〕：這一段不同於他本，此處似是說：從戒清淨到知見清淨都是修梵行者所需受持，也不是只受持一項。

若當戒清淨，於如來所得修梵行者，凡夫之人亦當取滅度。所以然者，凡夫之人亦有此戒法。世尊所說者，以次成道，得至涅槃界，非獨戒清淨，得至滅度。

猶如有欲上七重樓上，要當以次而至。

〔比對〕：這一段的譬喻為他本所無。

戒清淨義，亦復如是，漸漸至心，由心至見，由見至無猶豫，由無猶豫，淨至於行跡，由淨行跡得至於道，由於淨道得至知見，由淨知見得至涅槃。

是時，舍利弗即稱，善哉，善哉，快說此義，汝今為名何等？諸比丘梵行之人，稱汝何等號？

滿願子言：我今名為滿願子，母姓彌多那尼。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滿願子！賢聖法中實無等倫，懷抱甘露，演布無窮，我今所問甚深之義，汝盡演說，設當諸梵行人以首戴行世間，猶不能得報其恩，其有來親近問訊者，彼人快得善利，我今亦得其善利，承受其教。

滿願子報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汝今為名何等？諸比丘為何等號？

舍利弗報曰：我名憂波提舍，母名舍利，諸比丘號吾為舍利弗。

滿願子言：我今與大人共論，先亦不知法之大主來至此間，設當知尊者舍利弗來至此者，亦無此辯共相酬答，然尊問此甚深之義，尋時發遣，善哉，舍利弗！佛弟子中最為上首，恒以甘露法味而自娛樂，設當諸梵行人，以首戴尊者舍利弗行世間，從歲至歲，猶不能報斯須之恩，其有眾生來問訊尊者，親近者，彼人快得善利，我等亦快得善利。

爾時，二賢在彼園共如是論議。

是時，二人各聞所說，歡喜奉行，

● 《中部》第 24 經：傳車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王舍城竹林迦蘭陀迦尼婆波。

爾時，眾多生於此地之比丘，於此出生地行雨季安居之後，詣世尊之處，詣已稽首世尊而坐於一面。

世尊對於一面坐之彼等比丘曰：「諸比丘！生於此地之比丘，於此出生地，誰從同行者，如次為善稱譽者，即：自少欲而且為諸比丘作少欲之稱說者，自知足而且為諸比丘作知足之稱說者，自獨居而且為諸比丘作獨居之稱說者，自不染世間而且為諸比丘作不染世間之稱說者，自勇猛精進而且為諸比丘作勇猛精進之稱說者，自戒成就而且為諸比丘作戒成就之稱說者，自定成就而且為諸比丘作定成就之稱說者，自慧成就而且為諸比丘作慧成就之稱說者，自解脫成就而且為諸比丘作解脫成就之稱說者，自解脫智見成就而且為諸比丘作解脫智見成就之稱說者，為同行者之勸誡者，是令善識者、開示者、勸發者、獎勵者、令歡喜者也。」

[於是，諸比丘白世尊曰:]「世尊！芬那滿達尼弗多(滿嚴飾尼子)是於此出生地，此地比丘之同行者中，被如是稱譽，即：自少欲而且為諸比丘作少欲稱說者……乃至……為同行者之勸誡者，善令識者、開示者、勸發者、獎勵者而令歡喜者也。」

爾時，尊者舍利弗坐在佛傍邊，彼作是之念：「尊者芬那滿達尼弗多是榮幸、尊者芬那滿達尼弗多真是幸福、智者之同行者於我師之前稱譽彼之種種殊勝言行，於彼我師亦嘉之，嗚呼！我等亦何時共會尊者芬那滿達尼弗多，而且得為共語者。」

時世尊隨意住王舍城之後，向舍衛城遊行，轉轉遊行而入舍衛城。是時世尊住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

尊者芬那滿達尼弗多聞：「世尊入舍衛城，在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是時尊者芬那滿達尼弗多收攝床座、執持衣鉢，同舍衛城遊行，順次遊行至舍衛城祇樹林給孤獨園而詣世尊之處，詣而稽首世尊以坐一面。

世尊對坐於一面之尊者芬那滿達尼弗多，以法開示、勸發、鼓勵、令歡喜。

如是由世尊法語所開示、勸發、鼓勵、歡喜之尊者芬那滿達尼弗多，歡喜、隨喜世尊之教，從座而起稽首世尊。右邊之後，為日中之安息而行往安達林。

是時或比丘行往尊者舍利弗之處，往已，語尊者舍利弗曰：「尊者舍利弗！尊者常稱揚之比丘芬那滿達尼弗多，受世尊法語之開示、勸發、鼓勵，而歡喜，歡喜、隨喜世尊之教，即從座而起，稽首世尊。右邊之後，為日中之安息行往安達林。」

於是尊者舍利弗急持座具，注視前方，跟蹤尊者芬那滿達尼弗多之後而行。

時尊者芬那滿達尼弗多入安達林，於一樹下為日中之安息而坐。

尊者舍利弗亦入於安達林，於一樹下為日中之安息而坐。

是時尊者舍利弗至日昏從宴默而起，行往尊者芬那滿達尼弗多之處，至而與尊者芬那滿達尼弗多問訊、交談友誼親睦之語後，坐於一面。於一面坐之尊者舍利弗言尊者芬那滿達尼弗多曰：「尊者！實從世尊而住於梵行否？」

[滿達尼弗多曰:]「然！尊者！」

「尊者！實為戒清淨，從世尊而住於梵行否？」

「實不然！尊者！」

「尊者！若然，為見清淨，從世尊而住於梵行否？」
「實不然！尊者！」
「尊者！若然，為心清淨，從世尊而住於梵行否？」
「實不然！尊者！」
「尊者！若然！為斷疑清淨，從世尊而住於梵行否？」
「實不然！尊者！」
「尊者！若然！實為道非道知見清淨，從世尊而住於梵行否？」
「實不然！尊者！」
「尊者！若然！為道跡知見清淨，從世尊而住於梵行否？」
「實不然！尊者！」
「尊者！實為知見清淨，從世尊而住於梵行否？」
「實不然！尊者！」
[舍利弗曰：]「尊者！予問：「實為戒清淨，從世尊而住於梵行否？」
答「實不然！尊者！」問：「尊者！若然！為心清淨，從世尊而住於
梵行否？」答：「實不然！尊者！」
問：「尊者！為實見清淨，從世尊而住於梵行否？」答：「實不然！尊
者！」……乃至…，問：「尊者！實為知見清淨，從世尊而住於梵行
否？」答：「實不然！尊者！」若然者，尊者何為從世尊而住於梵行
否？」
[滿達尼弗多曰:]「尊者！為無取著般涅槃，從世尊而住於梵行。」
[舍利弗曰：]「實於戒清淨是無取著，為般涅槃否？」
「不然！尊者！」
「尊者！若然者，心清淨是無取著，是般涅槃否？」
「實不然！」
「尊者！見清淨是無取著，是般涅槃否？」
「實不然！尊者！」
「尊者！若然者！斷疑清淨是無取著，是般涅槃否？」
「實不然！尊者！」
「尊者！道非道知見清淨是無取著，是般涅槃否？」
「實不然！尊者！」
「尊者！若然者！道跡知見清淨是無取著，是般涅槃否？」
「實不然！尊者！」
「尊者！知見清淨是無取著，是般涅槃否？」
「實不然！尊者！」

「尊者！若然者除此等之法，〔可獲得〕無取著，是般涅槃否？」

「實不然！尊者！」

[舍利弗曰:]「尊者！予問:「尊者！戒清淨是無取著、是般涅槃否？」

答:「實不然！尊者！」問:「尊者！若然者，心清淨是無取著、是般涅槃否？」答:「實不然！尊者！」問:「尊者！見清淨無取著，是般涅槃否？」答:「實不然！尊者！」……乃至……

問:「尊者！知見清淨是無取著，是般涅槃否？」答:「實不然！尊者！」

問:「尊者！若然者，除此等之法，〔可獲得〕無取著，是般涅槃否？」

答:「實不然！尊者！」

尊者！若然者，如何知此教之意義耶？」

[於是尊者芬那滿達尼弗多曰:]「尊者！世尊若教以〔戒清淨，是無取著般涅槃者〕，即等於有取著教以無取著，是般涅槃。尊者！世尊若教以〔是心清淨……見清淨……斷疑清淨……道非道知見清淨……道跡知見清淨……知見清淨，是無取著般涅槃者〕，即等於無取著，而教無取著，是般涅槃也。

尊者！若除此等之法，是〔可獲得〕無取著，成為般涅槃者，凡夫應是般涅槃，何以故？尊者！凡夫是於此等諸法以外而存在者也。

〔比對〕：這一段表示凡夫缺少戒清淨到知見清淨。

尊者！是故我今實為尊者說譬喻，實智者因譬喻而知教說之意義也，尊者！恰如住舍衛城之拘薩羅國王波斯匿於薩伽陀城或生急用，為彼舍衛城與薩伽陀城之間，備有七轉接車輛，尊者！於是拘薩羅國之王波斯匿從舍衛城出，由王宮之門，乘第一轉接車，以第一轉接車至第二轉接車之處，以捨第一轉接車，而乘第二轉接車，以第二轉接車至第三轉接車之處，即捨棄第二轉接車，以乘第三轉接車，以第三轉接車至第四轉接車之處，即捨棄第三轉接車以乘第四轉接車……[乃至]……捨棄第六轉接車以乘第七轉接車，以第七轉接車至薩伽陀城之王宮門，至彼王宮之門，彼其友人、同僚、親戚、血緣者如次問之，「大王！大王以此車從舍衛城至薩伽陀城王宮之門否？」其時，尊者！如何解答者，為拘薩羅國王波斯匿得正解答否？」

[舍利弗曰:]「尊者！拘薩羅國王波斯匿若如次解答者，即得正解答，即:「予住舍衛城，因薩伽陀城或生急事，彼為予從舍衛城與薩伽陀城之間，備有七輛轉接車，予從舍衛城出，由王宮之門乘第一轉接車，以第一轉接車至第二轉接車處，即捨棄第一轉接車，以乘第二轉接車，以第二轉接車至第三轉接車處……[乃至]……乘第七轉接車，以第七

轉接車至薩伽陀城王宮之門，]尊者！如是解答而拘薩羅國王波斯匿為得正解答，」[芬那滿達尼弗多曰：]「尊者！如是戒清淨是唯至心清淨，心清淨是唯至見清淨，見清淨是唯至斷疑清淨，斷疑清淨是唯至道非道知見清淨，道非道知見清淨是唯至道跡知見清淨，道跡知見清淨是唯至知見清淨，知見清淨是唯至〔可獲得〕無取著，是至般涅槃，尊者！無取著，是至般涅槃，從世尊而住於梵行也。」

如是說時，尊者舍利弗白尊者芬那滿達尼弗多曰：「尊者是何名耶？同行者如何稱呼尊者耶？」

[芬那滿達尼弗多曰：]「尊者！我名云芬那，同行者呼予為滿達尼弗多。」

[舍利弗曰：]「可驚嘆哉！尊者！未曾有哉！尊者！多聞之聲聞，善正知我師之教，如是從尊者芬那滿達尼弗，以甚深之問，盡能解說，得見尊者芬那滿達尼弗多者，得親近之，彼等同行者誠是榮幸，真幸福也，若得見同行者，以布纏於頭上，得見從尊者芬那滿達尼弗多戴於頭上而行，以得親近者，在彼等又誠是榮幸、真幸福也，得見尊者芬那滿達尼弗多，以得親近，我等亦誠是榮幸、真幸福也。」

如是言時，尊者芬那滿達尼弗多，向尊者舍利弗作是言：「尊者是何名耶？同行者如何稱呼尊者耶？」

[舍利弗曰：]「尊者！我名云優波提沙，同行者呼我舍利弗。」

[滿達尼弗多曰：]「尊者！實似我師與聲聞共作法談，我等是以尊者不知是尊者舍利弗。若實我等以尊者知是尊者舍利弗者，我等不為如是答。可驚嘆哉！尊者！未曾有哉！尊者！多聞之聲聞善正知我師之教，如是從舍利弗盡問甚深之問，得見尊者舍利弗，得親近之，彼等同行者誠是榮幸、真幸福也，若得見同行者以布纏於頭上，從尊者舍利弗戴於頭上而行，以得親近者，在彼等又誠是榮幸、真幸福也，得見尊者舍利弗、得親近之，我等亦誠是榮幸、真幸福也。」

如是實彼等兩大龍象相互讚歎善說。

●24. Rathavinita Sutta -The Relay Chariots

1. THUS HAVE I HEARD.

On one occasion the Blessed One was living at Rajagaha in the Bamboo Grove, the Squirrels' Sanctuary.

2. Then a number of bhikkhus from [the Blessed One's] native land,

who had spent the Rains there, went to the Blessed One, and after paying homage to him, sat down at one side.

The Blessed One asked them: “Bhikkhus, who in [my] native land is esteemed by the bhikkhus there, by his companions in the holy life, in this way: ‘Having few wishes himself, he talks to the bhikkhus on fewness of wishes; content himself, he talks to the bhikkhus on contentment; secluded himself, he talks to the bhikkhus on seclusion; aloof from society himself, he talks to the bhikkhus on aloofness from society; energetic himself, he talks to the bhikkhus on arousing energy; attained to virtue himself, he talks to the bhikkhus on the attainment of virtue; attained to concentration himself, he talks to the bhikkhus on the attainment of concentration; attained to wisdom himself, he talks to the bhikkhus on the attainment of wisdom; attained to deliverance himself, he talks to the bhikkhus on the attainment of deliverance; attained to the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deliverance himself, he talks to the bhikkhus on the attainment of the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deliverance; he is one who advises, informs, instructs, urges, rouses, and encourages his companions in the holy life’?”

“Venerable sir, the venerable Punna Mantaniputta is so esteemed in the [Blessed One’s] native land by the bhikkhus there, by his companions in the holy life.”

3. Now on that occasion the venerable Sariputta was seated near the Blessed One. Then it occurred to the venerable Sariputta: “It is a gain for the venerable Punna Mantaniputta, it is a great gain for him that his wise companions in the holy life praise him point by point in the Teacher’s presence. Perhaps sometime or other we might meet the venerable Punna Mantaniputta and have some conversation with him.”

4. Then, when the Blessed One had stayed at Rajagaha as long as he chose, he set out to wander by stages to Savatthi. Wandering by stages, he eventually arrived at Savatthi, and there he lived in Jeta’s Grove, Anathapindika’s Park.

5. The venerable Punna Mantaniputta heard: “The Blessed One

has arrived at Savatthi and is living in Jeta's Grove, Anathapindika's Park." Then the venerable Punna Mantaniputta set his resting place in order, and taking his outer robe and bowl, set out to wander by stages to Savatthi. Wandering by stages, he eventually arrived at Savatthi and went to Jeta's Grove, Anathapindika's Park, to see the Blessed One.

After paying homage to the Blessed One, he sat down at one side and the Blessed One instructed, urged, roused, and encouraged him with talk on the Dhamma.

Then the venerable Punna Mantaniputta, instructed, urged, roused, and encouraged by the Blessed One's talk on the Dhamma, delighting and rejoicing in the Blessed One's words, rose from his seat, and after paying homage to the Blessed One, keeping him on his right, he went to the Blind Men's Grove for the day's abiding.

6. Then a certain bhikkhu went to the venerable Sariputta and said to him: "Friend Sariputta, the bhikkhu Punna Mantaniputta of whom you have always spoken highly has just been instructed, urged, roused, and encouraged by the Blessed One with talk on the Dhamma; after delighting and rejoicing in the Blessed One's words, he rose from his seat, and after paying homage to the Blessed One, keeping him on his right, he has gone to the Blind Men's Grove for the day's abiding."

7. Then the venerable Sariputta quickly picked up a mat and followed close behind the venerable Punna Mantaniputta, keeping his head in sight.

Then the venerable Punna Mantaniputta entered the Blind Men's Grove and sat down for the day's abiding at the root of a tree.

The venerable Sariputta also entered the Blind Men's Grove and sat down for the day's abiding at the root of a tree.

8. Then, when it was evening, the venerable Sariputta rose from meditation, went to the venerable Punna Mantaniputta, and exchanged greetings with him. When this courteous and amiable talk was finished, he sat down at one side and said to the venerable Punna Mantaniputta:

9. "Is the holy life lived under our Blessed One, friend?"
- "Yes, friend."
 - "But, friend, is it for the sake of purification of virtue that the holy life is lived under the Blessed One?"
 - "No, friend."
 - "Then is it for the sake of purification of mind that the holy life is lived under the Blessed One?"
 - "No, friend."
 - "Then is it for the sake of purification of view that the holy life is lived under the Blessed One?"
 - "No, friend."
 - "Then is it for the sake of purification by overcoming doubt that the holy life is lived under the Blessed One?"
 - "No, friend."
 - "Then is it for the sake of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what is the path and what is not the path that the holy life is lived under the Blessed One?"
 - "No, friend."
 - "Then is it for the sake of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 way that the holy life is lived under the Blessed One?"
 - "No, friend."
 - "Then is it for the sake of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that the holy life is lived under the Blessed One?"
 - "No, friend."
10. "Friend, when asked: 'But, friend, is it for the sake of purification of virtue that the holy life is lived under the Blessed One?' you replied: 'No, friend.' When asked: 'Then is it for the sake of purification of mind ... purification of view ... purification by overcoming doubt ...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what is the path and what is not the path ...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 way ...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that the holy life is lived under the Blessed One?' you replied: 'No, friend.' For the sake of what then, friend, is the holy life lived under the Blessed One?"

“Friend, it is for the sake of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that the holy life is lived under the Blessed One.”

11. “But, friend, is purification of virtue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 “No, friend.”

- “Then is purification of mind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 “No, friend.”

- “Then is purification of view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 “No, friend.”

- “Then is purification by overcoming doubt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 “No, friend.”

- “Then is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what is the path and what is not the path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 “No, friend.”

- “Then is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 way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 “No, friend.”

- “Then is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 “No, friend.”

- “But, friend, is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to be attained without these states?”

- “No, friend.”

12. “When asked: ‘But, friend, is purification of virtue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you replied: ‘No, friend.’ When asked: ‘Then is purification of mind ... purification of view ... purification by overcoming doubt ...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what is the path and what is not the path ...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 way ...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you replied: ‘No, friend.’ And when asked: ‘But, friend, is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to be attained without these states?’ you replied: ‘No, friend.’ But how, friend, should the meaning of these statements be regarded?”

13. “Friend, if the Blessed One had described purification of virtue

as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he would have described what is still accompanied by clinging as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If the Blessed One had described purification of mind ... purification of view ... purification by overcoming doubt ...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what is the path and what is not the path ...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 way ...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as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he would have described what is still accompanied by clinging as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And if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were to be attained without these states, then an ordinary person would have attained final Nibbana, for an ordinary person is without these states.

14. "As to that, friend, I shall give you a simile, for some wise men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a statement by means of a simile. Suppose that King Pasenadi of Kosala while living at Savatthi had some urgent business to settle at Saketa, and that between Savatthi and Saketa seven relay chariots were kept ready for him. Then King Pasenadi of Kosala, leaving Savatthi through the inner palace door, would mount the first relay chariot, and by means of the first relay chariot he would arrive at the second relay chariot; then he would dismount from the first chariot and mount the second chariot, and by means of the second chariot, he would arrive at the third chariot ... by means of the third chariot, he would arrive at the fourth chariot ... by means of the fourth chariot, he would arrive at the fifth chariot ... by means of the fifth chariot, he would arrive at the sixth chariot ... by means of the sixth chariot, he would arrive at the seventh chariot, and by means of the seventh chariot he would arrive at the inner palace door in Saketa. Then, when he had come to the inner palace door, his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his kinsmen and relatives, would ask him: 'Sire, did you come from Savatthi to the inner palace door in Saketa by means of this relay chariot?' How then should King Pasenadi of Kosala answer in order to answer correctly?"

"In order to answer correctly, friend, he should answer thus: 'Here,

while living at Savatthi I had some urgent business to settle at Saketa, and between Savatthi and Saketa seven relay chariots were kept ready for me. Then, leaving Savatthi through the inner palace door, I mounted the first relay chariot, and by means of the first relay chariot I arrived at the second relay chariot; then I dismounted from the first chariot and mounted the second chariot, and by means of the second chariot I arrived at the third ... fourth ... fifth ... sixth ... seventh chariot, and by means of the seventh chariot I arrived at the inner palace door in Saketa.’ In order to answer correctly he should answer thus.”

15. “So too, friend, purification of virtue is for the sake of reaching purification of mind; purification of mind is for the sake of reaching purification of view; purification of view is for the sake of reaching purification by overcoming doubt; purification by overcoming doubt is for the sake of reaching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what is the path and what is not the path;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what is the path and what is not the path is for the sake of reaching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 way;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 way is for the sake of reaching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is for the sake of reaching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It is for the sake of final Nibbana without clinging that the holy life is lived under the Blessed One.”

16. When this was said, the venerable Sariputta asked the venerable Punna Mantaniputta: “What is the venerable one’s name, and how do his companions in the holy life know the venerable one?”

“My name is Punna, friend, and my companions in the holy life know me as Mantaniputta.”

“It is wonderful, friend, it is marvellous! Each profound question has been answered, point by point, by the venerable Punna Mantaniputta as a learned disciple who understands the Teacher’s Dispensation correctly. It is a gain for his companions in the holy life, it is a great gain for them that the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ee

and honour the venerable Punna Mantaniputta. Even if it were by carrying the venerable Punna Mantaniputta about on a cushion on their heads that his companions in the holy life would get the opportunity to see and honour him, it would be a gain for them, a great gain for them. And it is a gain for us, a great gain for us that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ee and honour the venerable Punna Mantaniputta.”

17. When this was said, the venerable Punna Mantaniputta asked the venerable Sariputta: “What is the venerable one’s name, and how do his companions in the holy life know the venerable one?” “My name is Upatissa, friend, and my companions in the holy life know me as Sariputta.”

“Indeed, friend, we did not know that we were talking with the venerable Sariputta, the disciple who is like the Teacher himself. If we had known that this was the venerable Sariputta, we should not have said so much. It is wonderful, friend, it is marvellous! Each profound question has been posed, point by point, by the venerable Sariputta as a learned disciple who understands the Teacher’s Dispensation correctly. It is a gain for his companions in the holy life, it is a great gain for them that the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ee and honour the venerable Sariputta. Even if it were by carrying the venerable Sariputta about on a cushion on their heads that his companions in the holy life would get the opportunity to see and honour him, it would be a gain for them, a great gain for them. And it is a gain for us, a great gain for us that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ee and honour the venerable Sariputta.”

Thus it was that these two great beings rejoiced in each other’s good words.

● 《瑜伽師地論·攝事分》對《七車經》的解說

【緣性、緣起甚深：七種清淨】（分三）

丑一總標甚深

又復依於七種清淨，漸次修集，為得無造究竟涅槃，應知宣說隨順如是緣性、緣起甚深言教。

丑二釋漸清淨（分二）

寅一徵列七種

云何名為：七種清淨？

- 一、戒清淨；
- 二、心清淨；
- 三、見清淨；
- 四、度疑清淨；
- 五、道非道智見清淨；
- 六、行智見清淨；
- 七、行斷智見清淨。

寅二明漸修集（分三）

卯一徵

云何名為：如是清淨漸次修集？

卯二釋（分二）

辰一明漸次（分七）

巳一戒清淨

謂有苾芻，安住具足尸羅，守護別解脫律儀，廣說應知如《聲聞地》。

巳二心清淨

彼由如是具尸羅故，便能無悔，廣說乃至心得正定，漸次乃至具足安住第四靜慮。

巳三見清淨

彼既獲得如是定心，漸次乃至質直調柔，安住不動，於為證得漏盡智通，心定趣向，於四聖諦證入現觀，斷見所斷一切煩惱，獲得無漏有學正見。

巳四度疑清淨

得正見故，能於一切苦、集、滅、道，及佛、法、僧永斷疑惑，由畢竟斷，超度猶豫，故名度疑。

巳五道非道智見清淨

又於正見前行之道，如實了知是為正道，由此能斷見所斷後修所斷惑。

又於邪見前行非道，如實了知是為邪道。
於道、非道得善巧已，遠離非道，遊於正道。

巳六行智見清淨

又於隨道四種行跡，如實了知。何等為四？

- 一、苦遲通；
- 二、苦速通；
- 三、樂遲通；
- 四、樂速通。

如是行跡，廣辯應知如《聲聞地》。

巳七行斷智見清淨（分三）

午一於初行跡

於此行跡，如實了知：最初行跡，一切應斷，超越義故，非由煩惱離繫義故。

午二於第二第三行跡

如實了知：第二、第三苦速、樂遲二種行跡，一分應斷。

午三於第四行跡

如是如實了知：初全及二，一分應當斷已，依樂速通，正勤修集。

辰二明究竟

從此無間，永盡諸漏，於現法中獲得無造究竟涅槃。
身壞已後，證無餘依般涅槃界。

卯三結

如是七種清淨，為依漸次修集，乃至獲得諸漏永盡，無造涅槃。

丑三釋具足（分二）

寅一應求一切

當知此中，由於如是七種清淨，一切具足，漸次修集，方乃證得無造涅槃，非隨闕一。

是故應求如是一切，於世尊所熟修梵行，非求隨一。

寅二具說一切（分二）

卯一明施設

又佛世尊由此因緣，亦具施設如是一切，為令證得無造涅槃，非隨捨一。

卯二明甚深

又於此中，依一一說，非唯由此，亦非離此，能獲無造究竟涅槃，如是應知此中緣性、緣起甚深。

佛法的眾學法

林崇安

一、前言

佛法的生活實踐中，有「眾學法」要遵行。南傳比丘戒經的眾學法有七十五條，體裁是：「……，應當學。」這是有關食、衣、威儀等生活細則，其數眾多，故稱眾學；又因為難持易犯，所以條文後是「應當學」，來時時提醒自己要好好學習。「應當學」的梵文是式叉迦羅尼(śikṣā-karaṇīya)。違犯了眾學戒條，只須在心中懺悔：「我……，應當學」即可。以下從律和經中舉出「眾學法」的一些實際例子。

二、律中「應當學」的例子

【例1】

爾時迦攝波告鄔波離曰：「世尊於何處制第一學處？」

鄔波離以清徹音答曰：「世尊於波羅痾斯。」

「此為誰說？」「即五苾芻。」

「其事云何？」「謂齊整著裙，不太高、不太下，應當學。」

【例2】

復告鄔波離：「世尊何處說第二學處？」

時鄔波離以清徹音答曰：「於婆羅痾斯。」

「此為誰說？」「即五苾芻。」

「其事云何？」「謂齊整披三衣，應當學。」

(《說有毘奈耶雜事》卷40)

【例3】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

爾時，六群比丘入白衣舍，看象看馬，看駱駝看鳥，看伎兒歌舞，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東西顧視，如似細作？」問言：「尊者！為失何物，左右顧視，如有所覓？出家之人應諦視入家內。此壞敗人為有何道？」

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

佛言：呼六群比丘來。

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

佛言：從今日後當諦視入家內。

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諦視入家內，應當學。」

【例4】

爾時，六群比丘高聲大喚，入白衣家內，為世人所譏，作是言：「尊者！如賈客失伴，如放牧人高聲大喚。汝出家人應小聲入家內。此壞敗人為有何道？」

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

佛言：呼六群比丘來。

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

佛言：從今日後當小聲入家內。

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小聲入家內，應當學。」

（《摩訶僧祇律》卷21）

說明：

《說有毘奈耶》中，佛說：

「由此因緣我觀十利，為聲聞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

云何為十？

一攝取於僧故。二令僧歡喜故。三令僧樂住故。四降伏破戒故。

五慚者得安故。六不信令信故。七信者增長故。八斷現在有漏故。

九斷未來有漏故。十令梵行得久住故，顯揚正法廣利人天。」

小結：

從禪修的角度來看，奉行眾學法就是以正念來觀照自己並檢驗自己日常習氣的訓練，也是使佛法落實到生活的具體成效。

三、經中「應當學」的例子

【例1】雜阿含 1109 經（得善勝經）

- (0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 (2a)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天、阿修羅對陣欲戰。釋提桓因語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莫得各各共相殺害，但當論議，理屈者伏。」
- (2b) 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言：「設共論議，誰當證知理之通塞？」
- (2c) 天帝釋言：「諸天眾中，自有智慧明記識者；阿修羅眾，亦復自有明記識者。」
- (2d) 毘摩質多羅阿修羅言：「可爾。」
- (2e) 釋提桓因言：「汝等可先立論，然後我當隨後立論，則不為難。」
- (2f) 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即說偈立論言：
我若行忍者，於事則有關，愚癡者當言，怖畏故行忍。
- (2g) 釋提桓因說偈答言：
正使愚癡者，言恐怖故忍，及其不言者，於理何所傷！
但自觀其義，亦觀於他義，彼我悉獲安，斯忍為最上。
- (2h) 毘摩質多羅阿修羅復說偈言：
若不制愚癡，愚癡則傷人，猶如兇惡牛，捨走逐觸人；
執杖而強制，怖畏則調伏，是故堅持杖，折伏彼愚夫。
- (2i) 帝釋復說偈言：
我常觀察彼，制彼愚夫者，愚者瞋恚盛，智以靜默伏，
不瞋亦不害，常與賢聖俱。惡罪起瞋恚，堅住如石山。
盛瞋恚能持，如制逸馬車，我說善御士，非謂執繩者。
- (2j) 爾時，天眾中有天智慧者，阿修羅眾中有阿修羅智慧者，於此偈思惟、稱量、觀察，作是念：毘摩質多羅阿修羅所說偈，終竟長夜起於鬥訟戰諍，當知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教人長夜鬥訟戰諍。釋提桓因所說偈，長夜終竟息於鬥訟戰諍，當知天帝釋長夜教人息於鬥訟戰諍：當知帝釋善論得勝。」
- (03)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以善論議，伏阿修羅。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立於善論，讚歎善論，汝等比丘！亦應如是，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當善論，讚歎善論，應當學。」

(04)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例2】雜阿含 1110 經（縛繫經）

(0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2a)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天帝釋，天阿修羅對陣欲戰，釋提桓因語三十三天眾言：「今日諸天與阿修羅軍戰，諸天得勝，阿修羅不如者，當生擒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以五繫縛，將還天宮。」

(2b) 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告阿修羅眾：「今日諸天、阿修羅共戰，若阿修羅勝，諸天不如者，當生擒釋提桓因，以五繫縛，將還阿修羅宮。」

(2c) 當其戰時，諸天得勝，阿修羅不如。

(2d) 時彼諸天捉得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以五繫縛，將還天宮，縛在帝釋「斷法殿」前門下。帝釋從此門入出之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縛在門側，瞋恚罵詈。

(2e) 時帝釋御者，見阿修羅王身被五縛，在於門側，帝釋出入之時，輒瞋恚罵詈。見已，即便說偈白帝釋言：

釋今為畏彼，為力不足耶？能忍阿修羅，面前而罵辱。

(2f) 帝釋即答言：

不以畏故忍，亦非力不足，何有點慧人，而與愚夫對！

(2g) 御者復白言：

若但行忍者，於事則有關，愚癡者當言，畏怖故行忍，是故當苦治，以智制愚癡。

(2h) 帝釋答言：

我常觀察彼，制彼愚夫者，見愚者瞋盛，智以靜默伏。非力而為力，是彼愚癡力，愚癡違遠法，於道則無有。若使有大力，能忍於劣者，是則為上忍，無力何有忍！於他極罵辱，大力者能忍，是則為上忍，無力何所忍！於己及他人，善護大恐怖，知彼瞋恚盛，還自守靜默，於二義俱備，自利亦利他。謂言愚夫者，以不見法故，愚夫謂勝忍，重增其惡口，未知忍彼罵，於彼常得勝。於勝己行忍，是名恐怖忍；於等者行忍，是名忍諍忍；於劣者行忍，是則為上忍。

(03)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常行忍辱，讚歎於忍。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應如是行忍，讚歎於忍，應當學。」

(04) 佛說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結語

從禪修來看，眾學法的「應當學」，是生活中的行為細節，這是配合禪修的進步，由於正念的提升，因而能夠時時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減少言行的過失，能自然遵守微細的生活規定，並改變錯誤的觀念而使習氣逐漸滅除。這些眾多規定的奉行，不應視為是一種外來的拘束，而應視為是一種修行提升的反應指標，也是使佛法落實到生活的具體表現。

律的眾學法舉例：

- (1) 齊整著裙，不太高、不太下，應當學。
- (2) 齊整披三衣，應當學。
- (3) 諦視入家內，應當學。
- (4) 小聲入家內，應當學。

經的眾學法舉例：

- (1) 亦當善論，讚歎善論，應當學。
- (2) 應如是行忍，讚歎於忍，應當學。

南傳戒經中的七十五眾學法

說明：這是釋尊時期印度大眾對僧眾行為的要求。

- 一、「我要下裙包覆整齊」，應當學。
- 二、「我要上衣包覆整齊」，應當學。
- 三、「前往居士家時，我要衣著包覆整齊」，應當學。
- 四、「坐在居士家時，我要衣著包覆整齊」，應當學。
- 五、「前往居士家時，我要威儀端正」，應當學。
- 六、「坐在居士家時，我要威儀端正」，應當學。
- 七、「前往居士家時，我要垂目而視」，應當學。
- 八、「坐在居士家時，我要垂目而視」，應當學。
- 九、「前往居士家時，我不要拉高衣服」，應當學。
- 十、「坐在居士家時，我不要拉高衣服」，應當學。
- 十一、「前往居士家時，我不要大笑」，應當學。
- 十二、「坐在居士家時，我不要大笑」，應當學。
- 十三、「前往居士家時，我要小聲交談」，應當學。
- 十四、「坐在居士家時，我要小聲交談」，應當學。
- 十五、「前往居士家時，我不要搖晃身體」，應當學。
- 十六、「坐在居士家時，我不要搖晃身體」，應當學。
- 十七、「前往居士家時，我不要揮擺手臂」，應當學。
- 十八、「坐在居士家時，我不要擺動手臂」，應當學。
- 十九、「前往居士家時，我不要搖頭晃腦」，應當學。
- 二十、「坐在居士家時，我不要搖頭晃腦」，應當學。
- 二一、「前往居士家時，我不要手扞腰」，應當學。
- 二二、「坐在居士家時，我不要手扞腰」，應當學。
- 二三、「前往居士家時，我不要蓋頭巾」，應當學。
- 二四、「坐在居士家時，我不要蓋頭巾」，應當學。
- 二五、「前往居士家時，我不要以腳尖或腳踵走」，應當學。
- 二六、「坐在居士家時，我不要斜靠在椅子上」，應當學。
- 二七、「我要心存感激地接受食物」，應當學。
- 二八、「我要注視著鉢接受食物」，應當學。
- 二九、「我要接受與食物成比例的羹」，應當學。
- 三十、「我要接受食物只齊鉢緣」，應當學。

- 三一、「我要心存感激地吃飯」，應當學。
- 三二、「我要注視著鉢吃飯」，應當學。
- 三三、「我要順序(不挑東挑西，不到處走動?)地用餐」，應當學。
- 三四、「我要成比例地吃飯與(四分之一的)菜」，應當學。
- 三五、「我不將食物做成塔形而從頂揉捏來吃」，應當學。
- 三六、「我不將飯蓋住菜或佐料」，應當學。
- 三七、「無病時，我不要為了自己要求菜或飯來吃」，應當學。
- 三八、「我不要在別人的鉢」，應當學。
- 三九、「我不要做過大的飯糰」，應當學。
- 四十、「我要做圓的飯糰」，應當學。
- 四一、「我不要飯糰未送至口時就張口」，應當學。
- 四二、「我不要將手指塞入口中來吃」，應當學。
- 四三、「我不要口含飯糰說話」，應當學。
- 四四、「我不要將食物擲入口中來吃」，應當學。
- 四五、「我不要咬斷飯糰來吃」，應當學。
- 四六、「我不要大口地吃」，應當學。
- 四七、「我不要用餐時甩手」，應當學。
- 四八、「我不要用餐時散落飯粒」，應當學。
- 四九、「我不要用餐時吐舌地吃」，應當學。
- 五十、「我不要用餐時咋舌出聲」，應當學。
- 五一、「我不要用餐時吸食出聲」，應當學。
- 五二、「我不要舔著手吃」，應當學。
- 五三、「我不要舔著鉢吃」，應當學。
- 五四、「我不要舔著嘴唇吃」，應當學。
- 五五、「我不將拿過食物的手去拿飲水瓶」，應當學。
- 五六、「我不將混有飯粒的洗鉢水倒在居士家」，應當學。
- 五七、「我不對無病而拿傘的人說法」，應當學。
- 五八、「我不對無病而拿拐杖的人說法」，應當學。
- 五九、「我不對無病而拿刀的人說法」，應當學。
- 六十、「我不對無病而拿武器的人說法」，應當學。
- 六一、「我不對無病而穿拖鞋的人說法」，應當學。
- 六二、「我不對無病而穿涼鞋的人說法」，應當學。
- 六三、「我不對無病而坐在車上的人說法」，應當學。
- 六四、「我不對無病而躺在床上的人說法」，應當學。

- 六五、「我不對無病而斜靠在椅子上的人說法」，應當學。
- 六六、「我不對無病而纏頭巾的人說法」，應當學。
- 六七、「我不對無病而蓋頭巾的人說法」，應當學。
- 六八、「我坐在地上時，不對無病而坐在位子的人說法」，應當學。
- 六九、「我坐在低的位子時，不對無病而坐在高的位子的人說法」，應當學。
- 七十、「我站著時，不對無病而坐著的人說法」，應當學。
- 七一、「我走在後面時，不對走在前面的人說法」，應當學。
- 七二、「我走在路邊時，不對走在路中間的人說法」，應當學。
- 七三、「我不站著大小便」，應當學。
- 七四、「我不在農作物上大小便、吐痰」，應當學。
- 七五、「我不在水上大小便、吐痰」，應當學。

雜阿含經中的「應當學」

說明：以下十二經有「應當學」。

雜阿含 381 經④四聖諦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柰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聖諦，何等為四？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

若比丘於此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修無間等，起增上欲，方便堪能，正念正知，**應當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400 經④衣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柰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有人火燒頭衣，當起增上欲，急救令滅。」

佛告比丘：「莫作是說！當置頭衣，於四聖諦起增上欲，勤加方便，修無間等。何等四？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未無間等，當勤方便修無間等。所以者何？比丘！長夜熾然，地獄、畜生、餓鬼。」

諸比丘！不見極苦，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未無間等者，是比丘當忍苦樂憂悲，於四聖諦勤加精進，方便修習無間等，**應當學！**」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497 經④五法舉罪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舉罪比丘欲舉他罪者，令心安住幾法，得舉他罪？」

佛告舍利弗：「若比丘令心安住五法，得舉他罪。云何為五？實非不實，時不非時，義饒益非非義饒益，柔軟不羸澀，慈心不瞋恚。舍利弗！舉罪比丘具此五法，得舉他罪。」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被舉比丘復以幾法自安其心？」

佛告舍利弗：「被舉比丘，當以五法令安其心。念言：彼何處得？為實莫令不實，令時莫令非時，令是義饒益，莫令非義饒益，柔軟莫令

羸澀，慈心莫令瞋恚。舍利弗！被舉比丘當具此五法，自安其心。」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見舉他罪者，不實非實，非時非是時，非義饒益，非為義饒益，羸澀不柔軟，瞋恚非慈心。世尊！於不實舉他罪比丘，當以幾法饒益，令其改悔？」

佛告舍利弗：「不實舉罪比丘，當以五法饒益，令其改悔，當語之言：『長老！汝今舉罪，不實非是實，當改悔；不時非是時，非義饒益，非是義饒益，羸澀非柔軟，瞋恚非慈心，汝當改悔。』舍利弗！不實舉他罪比丘，當以此五法饒益，令其改悔，亦令當來世比丘，不為不實舉他罪。」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被不實舉罪比丘，復以幾法令不變悔？」

佛告舍利弗：「被不實舉罪比丘，當以五法不自變悔。彼應作是念：『彼比丘不實舉罪非是實，非時，非是時，非義饒益，非是義饒益，羸澀非柔軟，瞋恚非慈心，我真是變悔。』被不實舉罪比丘，當以此五法，自安其心，不自變悔。」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有比丘舉罪，實非不實，時非非時，義饒益非非義饒益，柔軟非羸澀，慈心非瞋恚。實舉罪比丘，當以幾法饒益，令不改變？」

佛告舍利弗：「實舉罪比丘，當以五法饒益，令不變悔。當作是言：『長老！汝實舉罪非不實，時非非時，義饒益非非義饒益，柔軟非羸澀，慈心非瞋恚。』舍利弗！實舉罪比丘，當以此五法義饒益，令不變悔，亦令來世實舉罪比丘而不變悔。」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被實舉罪比丘，當以幾法饒益，令不變悔？」

佛告舍利弗：「被舉罪比丘，當以五法饒益，令不變悔。當作是言：彼比丘實舉罪非不實，汝莫變悔！時非非時，義饒益非非義饒益，柔軟非羸澀，慈心非瞋恚，汝莫變悔！」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見被實舉罪比丘有瞋恚者。世尊！被實舉罪瞋恚比丘，當以幾法，令於瞋恨而自開覺？」

佛告舍利弗：「被實舉罪瞋恚比丘，當以五法，令自開覺。當語彼言：『長老！彼比丘實舉汝罪非不實，汝莫瞋恨！乃至慈心非瞋恚，汝莫瞋恨！』舍利弗！被實舉罪瞋恚比丘，當以此五法，令於恚恨而得開覺。」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有實，不實舉我罪者，於彼二人，我當自安其心。若彼實者，我當自知，若不實者，當自開解言：『此則不實，我今自知無此法也。』」

世尊！我當如是，如世尊所說《解材譬經》說，教諸沙門：『若有賊來執汝，以鋸解身，汝等於賊起惡念惡言者，自生障礙。

是故比丘！若以鋸解汝身，汝當於彼，勿起惡心變易，及起惡言，自作障礙。於彼人所，當生慈心，無怨無恨，於四方境界，慈心正受具足住，**應當學！**』

是故世尊！我當如是，如世尊所說解身之苦，當自安忍，況復小苦小謗而不安忍？沙門利，沙門欲，欲斷不善法，欲修善法，於此不善法當斷，善法當修，精勤方便，善自防護，繫念思惟，不放逸行，**應當學！**」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若舉他比丘罪，實非不實，時非不時，義饒益非非義饒益，柔軟非羸澀，慈心不瞋恚。然彼被舉比丘，有懷瞋恚者。」

佛問舍利弗：「何等像類比丘，聞舉其罪而生瞋恚？」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彼比丘諂曲，幻偽，欺誑，不信，無慚無愧，懈怠，失念，不定，惡慧，慢緩，違於遠離，不敬戒律，不顧沙門，不勤修學，不自省察，為命出家，不求涅槃，如是等人，聞我舉罪則生瞋恚。」

佛問舍利弗：「何等像類比丘，聞汝舉罪而不瞋恨？」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不諂曲，不幻偽，不欺誑，有信，慚愧，精勤，正念正定，智慧，不慢緩，不捨遠離，深敬戒律，顧沙門行，尊崇涅槃，為法出家，不為性命，如是比丘，聞我舉罪，歡喜頂受，如飲甘露。譬如刹利、婆羅門女，沐浴清淨，得好妙華，愛樂頂戴以冠其首。如是比丘不諂曲，不幻偽，不欺誑，正信慚愧，精勤，正念正定，智慧，不慢緩，心存遠離，深敬戒律，顧沙門行，勤修自省，為法出家，志求涅槃，如是比丘，聞我舉罪，歡喜頂受，如飲甘露。」

佛告舍利弗：「若彼比丘諂曲，幻偽，欺誑，不信，無慚無愧，懈怠失念，不定惡慧，慢緩，違於遠離，不敬戒律，不顧沙門行，不求涅槃，為命出家，如是比丘，不應教授，與共言語。所以者何？此等比丘破梵行故。若彼比丘不諂曲，不幻偽，不欺誑，信心，慚愧，精勤，正念正定，智慧，不慢緩，心存遠離，深敬戒律，顧沙門行，志崇涅槃，為法出家，如是比丘，應當教授。所以者何？如是比丘能修梵行，能自建立故。」

佛說此經已，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606 經㊟念處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念處，何等為四？謂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

如是比丘！於此四念處，修習滿足，精勤方便，正念正知，**應當學！**」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612 經㊟弓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人執持四種強弓，大力方便，射多羅樹影，疾過無闕；如是如來四種聲聞，增上方便，利根智慧，盡百年壽，於如來所百年說法教授，唯除食息、補瀉、睡眠，中間常說常聽，智慧明利；於如來所說，盡底受持，無諸障闕，於如來所不加再問。如來說法無有終極，聽法盡壽百歲命終，如來說法猶不能盡；當知如來所說無量無邊，名、句、味身，亦復無量，無有終極，所謂四念處。何等為四？謂身念處，受、心、法念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切四念處經，皆以此總句，所謂：

「是故比丘！於四念處修習，起增上欲，精勤方便，正念正智，**應當學！**」

雜阿含 617 經㊟鷹與鶻鶻相鬥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鳥，名曰羅婆，為鷹所捉，飛騰虛空，於空鳴喚言：『我不自覺，忽遭此難。我坐捨離父母境界而遊他處，故遭此難，如何今日為他所困，不得自在？』

鷹語羅婆：『汝當何處自有境界而得自在？』

羅婆答言：『我於田耕壟中，自有境界，足免諸難，是為我家父母境界。』

鷹於羅婆起憍慢言：『放汝令去，還耕壟中，能得脫以不？』

於是羅婆得脫鷹爪，還到耕壟大塊之下，安住止處，然後於塊上，欲與鷹鬥。

鷹則大怒：『彼是小鳥，敢與我鬥？』瞋恚極盛，迅飛直搏，於是羅

婆入於塊下，鷹鳥飛勢，臆衝堅塊，碎身即死。

時，羅婆鳥深伏塊下，仰說偈言：

鷹鳥用力來，羅婆依自界，乘瞋猛盛力，致禍碎其身；
我具足通達，依於自境界，伏怨心隨喜，自觀欣其力。
設汝有兇愚，百千龍象力，不如我智慧，十六分之一，
觀我智殊勝，摧滅於蒼鷹。

如是比丘！如彼鷹鳥愚癡，自捨所親父母境界，遊於他處，致斯災患。汝等比丘亦應如是，於自境界所行之處，應善守持，離他境界，**應當學！**

比丘！他處他境界者，謂五欲境界。眼見可意愛念妙色，欲心染著；耳識聲、鼻識香、舌識味、身識觸，可意愛念妙觸，欲心染著，是名比丘他處他境界。

比丘自處父母境界者，謂四念處。云何為四？謂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

是故比丘！於自行處父母境界而自遊行，遠離他處他境界，**應當學！**」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1108 經④得眼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持尼師壇，著右肩上，至安陀林，布尼師壇，坐一樹下，入晝正受。

爾時，祇桓中有兩比丘諍起，一人罵詈，一人默然。其罵詈者，即便改悔，懺謝於彼，而彼比丘不受其懺，以不受懺故，時，精舍中眾多比丘，共相勸諫，高聲鬧亂。

爾時，世尊以淨天耳過於人耳，聞祇桓中高聲鬧亂，聞已，從禪覺，還精舍，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晨朝乞食，還至安陀林坐禪，入晝正受，聞精舍中高聲大聲，紛紜鬧亂，竟為是誰？」

比丘白佛：「此精舍中有二比丘諍起，一比丘罵，一者默然。時罵比丘尋向悔謝，而彼不受，緣不受故，多人勸諫，故致大聲，高聲鬧亂。」佛告比丘：「云何比丘！愚癡之人，人向悔謝，不受其懺？若人懺而不受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

諸比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有三十三天共諍，說偈教誡言：

於他無害心，瞋亦不纏結，懷恨不經久，於瞋以不住。

雖復瞋恚盛，不發於麤言，不求彼關節，揚人之虛短。
常當自防護，以義內省察，不怒亦不害，常與賢聖俱。
若與惡人俱，剛彊猶山石。
盛恚能自持，如制逸馬車，我說為善御，非謂執繩者。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常行忍辱，亦復讚歎行忍者。
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當行忍辱，讚歎忍辱，**應當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1109 經④得善勝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天、阿修羅對陣欲戰。
釋提桓因語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莫得各各共相殺害，但當論議，理屈者伏。」
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言：「設共論議，誰當證知理之通塞？」
天帝釋言：「諸天眾中，自有智慧明記識者；阿修羅眾，亦復自有明記識者。」
毘摩質多羅阿修羅言：「可爾。」
釋提桓因言：「汝等可先立論，然後我當隨後立論，則不為難。」
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即說偈立論言：
我若行忍者，於事則有闕，愚癡者當言，怖畏故行忍。
釋提桓因說偈答言：
正使愚癡者，言恐怖故忍，及其不言者，於理何所傷！
但自觀其義，亦觀於他義，彼我悉獲安，斯忍為最上。
毘摩質多羅阿修羅復說偈言：
若不制愚癡，愚癡則傷人，猶如兇惡牛，捨走逐觸人；
執杖而強制，怖畏則調伏，是故堅持杖，折伏彼愚夫。
帝釋復說偈言：
我常觀察彼，制彼愚夫者，愚者瞋恚盛，智以靜默伏，
不瞋亦不害，常與賢聖俱。
惡罪起瞋恚，堅住如石山。
盛瞋恚能持，如制逸馬車，我說善御士，非謂執繩者。
爾時，天眾中有天智慧者，阿修羅眾中有阿修羅智慧者，於此偈思惟。
稱量觀察，作是念：毘摩質多羅阿修羅所說偈，終竟長夜起於鬥訟

戰諍，當知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教人長夜鬥訟戰諍。釋提桓因所說偈，長夜終竟息於鬥訟戰諍，當知天帝釋，長夜教人息於鬥訟戰諍：當知帝釋善論得勝。」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以善論議伏阿修羅。

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立於善論，讚歎善論。

汝等比丘！亦應如是，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當善論，讚歎善論，**應當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1110 經㊟繫縛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天帝釋、天阿修羅，對陣欲戰。

釋提桓因語三十三天眾言：「今日諸天與阿修羅軍戰，諸天得勝，阿修羅不如者，當生擒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以五繫縛，將還天宮。」

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告阿修羅眾：「今日諸天、阿修羅共戰，若阿修羅勝，諸天不如者，當生擒釋提桓因，以五繫縛，將還阿修羅宮。」

當其戰時，諸天得勝，阿修羅不如。

時，彼諸天捉得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以五繫縛，將還天宮，縛在帝釋斷法殿前門下。

帝釋從此門入出之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縛在門側，瞋恚罵詈。

時，帝釋御者見阿修羅王身被五縛，在於門側，帝釋出入之時，輒瞋恚罵詈。見已，即便說偈白帝釋言：

釋今為畏彼，為力不足耶？能忍阿修羅，面前而罵辱。

帝釋即答言：

不以畏故忍，亦非力不足，何有點慧人，而與愚夫對？

御者復白言：

若但行忍者，於事則有闕，愚癡者當言，畏怖故行忍，是故當苦治，以智制愚癡。

帝釋答言：

我常觀察彼，制彼愚夫者，見愚者瞋盛，智以靜默伏。

非力而為力，是彼愚癡力，愚癡違遠法，於道則無有。

若使有大力，能忍於劣者，是則為上忍，無力何有忍！

於他極罵辱，大力者能忍，是則為上忍，無力何所忍！

於己及他人，善護大恐怖，知彼瞋恚盛，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自利亦利他。

謂言愚夫者，以不見法故，愚夫謂勝忍，重增其惡口，未知忍彼罵，於彼常得勝。

於勝己行忍，是名恐怖忍；於等者行忍，是名忍諍忍；

於劣者行忍，是則為上忍。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常行忍辱，讚歎於忍。

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應如是行忍，讚歎於忍，**應當學！**」

佛說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1111 經㊦敬佛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欲入園觀時，敕其御者，令嚴駕千馬之車，詣於園觀。御者奉敕，即嚴駕千馬之車。往白帝釋：『唯俱尸迦！嚴駕已竟，唯王知時。』天帝釋即下常勝殿，東向合掌禮佛。爾時，御者見即心驚毛豎，馬鞭落地。時，天帝釋見御者心驚毛豎，馬鞭落地，即說偈言：汝見何憂怖，馬鞭落於地？

御者說偈白帝釋言：

見王天帝釋，為舍脂之夫，所以生恐怖，馬鞭落地者，常見天帝釋，一切諸大地，人天大小王，及四護世主，三十三天眾，悉皆恭敬禮。

何處更有尊，尊於帝釋者！而今正東向，合掌修敬禮。

爾時，帝釋說偈答言：

我實於一切，世間大小王，及四護世主，三十三天眾，最為其尊主，故悉來恭敬；

而復有世間，隨順等正覺，名號滿天師，故我稽首禮。

御者復白言：

是必世間勝，故使天王釋，恭敬而合掌，東向稽首禮。

我今亦當禮，天王所禮者。」

時，天帝釋舍脂之夫，說如是偈，禮佛已，乘千馬車，往詣園觀。

佛告諸比丘：「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尚恭敬佛，亦復讚歎恭敬於佛。

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應如是恭敬於佛，亦當讚歎恭敬佛者，**應當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1144 經㊟眾減少經

如是我聞：一時，尊者摩訶迦葉，尊者阿難，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世尊涅槃未久，時世飢饉，乞食難得。

時，尊者阿難與眾多年少比丘俱，不能善攝諸根，食不知量，不能初夜後夜精勤禪思，樂著睡眠，常求世利，人間遊行，至南天竺。有三十年少弟子，捨戒還俗，餘多童子。

時，尊者阿難於南山國土遊行，以少徒眾，還王舍城。

時，尊者阿難舉衣鉢，洗足已，至尊者摩訶迦葉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時，尊者摩訶迦葉問尊者阿難：「汝從何來？徒眾鮮少？」

阿難答言：「從南山國土人間遊行，年少比丘三十人，捨戒還俗，徒眾損減。又今在者，多是童子。」

尊者摩訶迦葉語阿難言：「有幾福利，如來、應供、等正覺所知所見，聽三人已上制群食戒？」

阿難答言：「為二事故。何等為二？一者為貧小家。二者多諸惡人以為伴黨，相破壞故，莫令惡人於僧中住，而受眾名，映障大眾，別為二部，互相嫌諍。」

尊者迦葉語阿難言：「汝知此義，如何於飢饉時，與眾多年少弟子，南山國土遊行，令三十人捨戒還俗，徒眾損減，餘者多是童子？阿難！汝徒眾消滅，汝是童子！不知籌量。」

阿難答言：「云何尊者摩訶迦葉！我已頭髮二色，猶言童子？」

尊者摩訶迦葉言：「汝於飢饉世，與諸年少弟子人間遊行，致令三十弟子捨戒還俗，其餘在者復是童子，徒眾消滅，不知籌量，而言宿士眾壞。阿難！眾極壞。阿難！汝是童子，不籌量故。」

時低舍比丘尼，聞尊者摩訶迦葉，以童子責尊者阿難毘提訶牟尼，聞已，不歡喜，作是惡言：「云何阿梨摩訶迦葉，本外道門，而以童子呵責阿梨阿難毘提訶牟尼，令童子名流行？」

尊者摩訶迦葉，以天耳聞低舍比丘尼心不歡喜，口出惡言，聞已，語尊者阿難：「汝看是低舍比丘尼，心不歡喜，口說惡語，言：摩訶迦葉本外道門，而責阿梨阿難毘提訶牟尼，令童子名流行。」

尊者阿難答言：「且止，尊者摩訶迦葉！忍之，尊者摩訶迦葉！此愚癡老嫗，無自性智。」

尊者摩訶迦葉語阿難言：「我自出家都不知有異師，唯如來、應供、

等正覺。我未出家時，常念生老病死、憂悲惱苦。知在家荒務，多諸煩惱；出家空閑，難可俗人，處於非家，一向鮮潔，盡其形壽，純一滿淨，梵行清白。當剃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以百千金貴價之衣，段段割截為僧伽梨。若世間有阿羅漢者，聞之當從出家。我出家已，於王舍城那羅聚落中間，多子塔所，遇值世尊，正身端坐，相好奇特，諸根寂靜，第一息滅，猶如金山。我時見已，作是念：此是我師，此是世尊，此是羅漢，此是等正覺。我時一心，合掌敬禮，白佛言：『是我大師，我是弟子。』

佛告我言：『如是，迦葉！我是汝師，汝是弟子。迦葉！汝今成就如是真實淨心！所恭敬者，不知言知，不見言見，實非羅漢而言羅漢，非等正覺。言等正覺者，應當自然身碎七分。迦葉！我今知。故言知，見故言見，真阿羅漢言阿羅漢，真等正覺。言等正覺。迦葉！我今有因緣故，為聲聞說法，非無因緣故，依。非無依，有神力非無神力。是故迦葉！若欲聞法，應如是學。若欲聞法，以義饒益，當一其心，恭敬尊重，專心側聽，而作是念：我當正觀五陰生滅，六觸入處集起滅沒；於四念處，正念樂住；修七覺分、八解脫，身作證。常念其身，未嘗斷絕，離無慚愧，於大師所及大德梵行，常住慚愧，如是**應當學！**』爾時，世尊為我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從座起去，我亦隨去，向於住處，我以百千價直衣，割截僧伽梨四攝為座。爾時，世尊知我至心，處處下道，我即敷衣以為坐具，請佛令坐，世尊即坐，以手摩衣，歎言：『迦葉！此衣輕細！此衣柔軟！』

我時白言：『如是，世尊！此衣輕細，此衣柔軟，唯願世尊受我此衣！』佛告迦葉：『汝當受我糞掃衣，我當受汝僧伽梨。』佛即自手授我糞掃納衣，我即奉佛僧伽梨。如是漸漸教授，我八日之中，以學法受於乞食；至第九日，起於無學。

阿難！若有正問：『誰是世尊法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付以法財，諸禪、解脫、三昧。正受？』應答我是，是則正說。譬如轉輪聖王第一長子，當以灌頂住於王位，受王五欲，不苦方便，自然而得。我亦如是，為佛法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法餘財，諸禪、解脫、三昧、正受，不苦方便，自然而得。

譬如轉輪聖王寶象，高七八肘，一多羅葉能映障者，如是我所成就六神通智則可映障。若有於神通境界智證有疑惑者，我悉能為分別記說。於天耳、他心通、宿命智、生死智、漏盡作證智通，有疑惑者，我悉能為分別記說，令得決定。」

尊者阿難語尊者摩訶迦葉：「如是！如是！摩訶迦葉！如轉輪聖王寶象，高七八肘，欲以一多羅葉能映障者，如是尊者摩訶迦葉六神通智，則可映障。若有於神通境界作證智，乃至漏盡作證智有疑惑者，尊者摩訶迦葉能為記說，令其決定。我於長夜，敬信尊重尊者摩訶迦葉，以有如是大德神力故。」

尊者摩訶迦葉說是語時，尊者阿難聞其所說，歡喜受持。

雜阿含 1168 經④麥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拘睢彌國瞿師羅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麥，著四衢道頭，有六壯夫執杖共打，須臾塵碎，有第七人執杖重打。諸比丘！於意云何？如○麥聚，六人共打，七人重打，當極碎不？」

諸比丘白佛言：「如是，世尊！」

佛告諸比丘：「如是愚癡士夫，六觸入處之所撻打。何等為六？謂眼觸入處常所撻打，耳鼻舌身意觸入處常所撻打。彼愚癡士夫，為六觸入處之所撻打，猶復念求當來世有，如第七人重打令碎。

比丘！若言是我，是則動搖；言是我所，是則動搖；未來當有，是則動搖；未來當無，是則動搖。當復有色，是則動搖；當復無色，是則動搖。當復有想，是則動搖；當復無想，是則動搖；當復非有想非無想，是則動搖。動搖故病，動搖故癱，動搖故刺，動搖故著。正觀察動搖故苦者，得不動搖心，多修習住，繫念正知。如動搖，如是思量：虛誑有行；因愛言我，是則為愛；言我所，是則為愛；言當來有，是則為愛；言當來無，是則為愛。言當有色，是則為愛；當無色，是則為愛；當有想，是則為愛；當無想，是則為愛；當非想非非想，是則為愛。愛故為病，愛故為癱，愛故為刺。若善思觀察愛生苦者，當多住離愛心，正念正知。」

「諸比丘！過去世時，阿修羅興軍與帝釋鬥。時，天帝釋告三十三天：「今日諸天、阿修羅共戰，若諸天勝，阿修羅不如者，當生執阿修羅，縛以五繫，送還天宮。」

阿修羅語其眾言：「今阿修羅軍與諸天戰，若阿修羅勝，諸天不如者，當生執帝釋，縛以五繫，還歸阿修羅宮。」

當其戰爭，諸天得勝，阿修羅不如。

時三十三天生執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縛以五繫，還歸天宮。爾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身被五繫，置於正法殿上，以種種天五欲樂而

娛樂之。

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作是念：「唯阿修羅賢善聰慧，諸天雖善，我今且當還歸阿修羅宮。」作是念時，即自見身被五繫縛，諸天五欲自然化沒。

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復作是念：「諸天賢善，智慧明徹，阿修羅雖善，我今且當住此天宮。」作是念時，即自見身五縛得解，諸天五欲自然還出。

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乃至有如是微細之縛，魔波旬縛轉細。於是心動搖時，魔即隨縛，心不動搖，魔即隨解。

是故諸比丘！多住不動搖心，正念正知，**應當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中「當如是學」舉例

雜阿含 940 經㊦草木為籌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於意云何？若此大地一切草木，以四指量，斬以為籌，以數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依父母，籌數已盡，其諸父母數猶不盡。諸比丘！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是故比丘！**當如是學：當勤精進，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941 經㊦如豆粒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云何比丘！此大地土泥，悉以為丸，如婆羅果，以數汝等長夜生死以來所依父母，土丸既盡，所依父母其數不盡。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其數如是。

是故比丘！**當勤方便，斷除諸有，莫令增長，當如是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942 經㊦喜樂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汝等見諸眾生，安穩諸樂，當作是念：『我等長夜輪轉生死，亦曾受斯樂，其趣無量。』是故比丘當如是學：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當勤精進，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943 經㊦苦惱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若見眾生受諸苦惱，當作是念：『我長夜輪轉生死以來，亦曾受如是之苦，其數無量。』〔是故比丘當如是學：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當勤方便，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944 經㊦恐怖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汝等見諸眾生而生恐怖，衣毛為豎，當作是念：『我等過去，必曾殺生，為傷害者，為惡知識，於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諸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945 經㊦愛念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若見眾生愛念歡喜者，當作是念：『如是眾生，過去世時，必為我等父母、兄弟、妻子、親屬、師友、知識。如是長夜生死輪轉，無明所蓋，愛繫其頸，故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精勤方便，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948 經㊦城中芥子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於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時，有異比丘從坐

起，整衣服，偏袒右肩，為佛作禮，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世尊！劫長久如？」佛告比丘：「我能為汝說，而汝難知。」

比丘白佛：「可說譬不？」

佛言：「可說，比丘！譬如鐵城，方一由旬，高下亦爾，滿中芥子，有人百年取一芥子，盡其芥子，劫猶不竟。如是比丘！其劫者如是長久，如是長劫，百千萬億大苦相續，白骨成丘，膿血成流，地獄、畜生、餓鬼惡趣，比丘！是名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949 經⑤大石山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時，有異比丘從坐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世尊！劫長久如？」

佛告比丘：「我能為汝說，汝難得知。」

比丘白佛：「可說譬不？」

佛言：「可說，比丘！如大石山，不斷不壞，方一由旬；若有士夫以迦尸劫貝，百年一拂，拂之不已，石山遂盡，劫猶不竟。比丘！如是長久之劫，百千萬億劫受諸苦惱。乃至……

諸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950 經⑤過去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時，有異比丘從坐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世尊！過去有幾劫？」

佛告比丘：「我悉能說，汝知甚難。」

比丘白佛：「可說譬不？」

佛言：「可說譬。如比丘！有士夫壽命百歲，晨朝憶念三百千劫，日中憶念三百千劫，日暮憶念三百千劫；如是日日憶念劫數，百年命終，不能憶念劫數邊際。比丘！當知過去劫數無量。如是過去無量劫數，長夜受苦，積骨成山，髓血成流，乃至地獄、畜生、餓鬼惡趣。如是比丘！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951 經㊟無地方處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無有一處不生不死者。如是長夜無始生死，不知苦之本際。

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952 經㊟無不是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無有一處無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宗親、師長者，如是比丘！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953 經㊟大雨滄泡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大雨滄泡，一生一滅，如是眾生無明所蓋，愛繫其頸，無始生死，生者死者，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954 經㊟擲杖落地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普天大雨洪澍，東西南北無斷絕處，如是東方、南方、西方、北方，無量國土劫成劫壞，如天大雨，普雨天下，無斷絕處。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擲杖空中，或頭落地，或尾落地，或中落地。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或墮地獄，或墮畜生，或墮餓鬼，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

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 955 經㊟轉輪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比丘！若有士夫轉
五節輪，常轉不息，如是眾生轉五趣輪，或墮地獄、畜生、餓鬼，及
人天趣，常轉不息，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內觀雜誌》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北市誌字第 313 號

1995 年 10 月 1 日創刊

發行人：李雪卿

編輯：內觀雜誌編輯組

宗旨：弘揚佛法的義理和介紹內觀法門

聯絡：320 中壢市郵政信箱 9-110

網站：www.insights.org.tw

<http://140.115.120.165/forest/>
